

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

邢公略著

黄勇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

黄 勇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黄勇著 . 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7

ISBN 7 - 80504 - 899 - 1

**I . 汉... II . 黄... III . 侗语—词语—对比研究—
汉语 IV . H2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591 号

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

黄 勇/著

出版人/刘文君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宝坻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0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 - 80504 - 899 - 1

H·27 定价:14.00 元

序

历史语言学有三个主要任务：确定语言的历史关系、探究语言结构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构拟共同语。这三个任务实际上三位一体，无法割裂，是相辅相成、互动互促的关系。确定语言的历史关系要靠以语音对应关系确立的同源词、同源的语音、语法、语义结构和成分，再通过同源语言的比较，确立同源语言之间局部的发展演变规律，在这些局部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构拟不同层级的共同语，从而建立原始共同语，只有在原始共同语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探讨语言的同源关系及其发展和演变规律。可见，这三个任务互相制约，缺了一个，就不能圆满达到历史语言学为我们指出的根本目标。

要完成上述三项任务，基本立足点是探求语言间的同源成分，同源成分的确定要依靠规则的语音对应，规则的语音对应则要依赖现代语言中留存的反映历史变化的连续性语料。遗憾的是这种语料常常可得不可求，这就不能不使用变通的办法，先比较部分语料有条件的语言，进行初级的构拟和变化规律的探讨，在这个基础上再比较语料欠缺的语言，这样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研究方法具体说明了上述三个任务的关系，事实上这三个任务常常是交叉进行的。

黄勇是公畹师的高足，深得先生真传，而且得天独厚，本人又

是侗族，熟悉语言，研究侗语可谓得心应手。侗语是壮侗语族中保留古老语音成分较多的语言，占有语料的优势，侗语的语音研究有助于壮侗语族语言语音史的深入研究。黄勇熟练地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做了两件十分有益的工作：第一，他使用八个点的侗语方言材料，为原始侗语构拟了完整的声母系统；第二，在掌握侗语历史面貌的基础上，进行了侗语和汉语历史关系的探讨。这些研究无论对于壮侗语族语言，乃至汉藏语言的系属研究，都是基础性和建设性的。

黄勇所做的这两项研究，在汉藏语言历史研究中具有令人却步的难度。中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源于西方，理论和实践上都深受欧洲历史语言学的影响。中国在传播科学的历史语言学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糟粕，比如文献在历史比较法中作用的一些错误观点。由于缺乏实践和相关的知识，盲从和夸大了梅耶关于文字和文献对历史比较方法影响的认识。李方桂、邢公畹、梁敏、张均如诸位先生对壮侗语族语言的历史研究，张琨、王辅世、陈其光、李永燧诸位先生对于苗瑶语族语言的历史研究，无论在同源词的探求和共同语的构拟上，都取得骄人的成绩。可见，语言历史关系的研究，关键在于必要的语料和科学的比较方法，而不是什么文字和文献。黄勇的研究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中国汉藏语言历史关系和系属问题研究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建立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的。世界的历史语言学家，由于世界上没有文字和文献的语言占绝大多数，他们还将使用科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披荆斩棘，为发展历史语言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黄勇在研究侗语和汉语的历史关系时使用了公畹先生首创的“语义学比较法”，他也是最初学习和使用这种方法者之一。这种方法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对识别同源词方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的方法不等于完美的方法，没有缺点的方法，一劳永

逸的方法，更不是惟一的方法，科学像时间和空间一样，只有积累，没有终极。绝对真理只能从相对真理中体现出来，标榜“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违背了这种科学的认识论。“语义学比较法”将在实践中进一步精确化、严密化和科学化，扩展它的应用范围，提高它的实用效果。事实上，黄勇之后，公畹先生另外一些学生，在藏语和汉语、白语和汉语等藏缅语言和汉语的历史关系研究上，使用这种方法同样取得可喜的成果。

黄勇取得博士学位倏忽四年过去了，当年忝列论文评审还如在目前，今天见到论文成书，更为他高兴，也为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发展高兴。是为序。

瞿容生

2002年4月8日

引　　言

一、汉语和侗台语有无发生学关系是汉藏语研究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对这些语言的古音形式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论证二者之间的发生学关系。

二、李方桂先生曾构拟了汉语上古音、台语原始音，梁敏、张均如先生在《侗台语族概论》一书中构拟了侗台语原始音，邢凯先生及曾晓渝博士则分别对侗水语原始音、原始水语声母进行了拟测。至于侗台语族侗水语支诸语言中使用人口最多、现代方言反映的语音面貌十分古老的侗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进行系统的构拟。本文将对章鲁、高坝及李树侗话等 8 个点约 1 500 个词汇材料进行比较，然后用索尼特·戴维、艾杰瑞等先生提出的“前置辅音假说”构拟侗语原始声母。

三、早在 1976 年，李方桂先生就发表了《汉语—台语》(Sino-Tai)一文，文章用了 128 个常见字显示出汉语和台语之间音韵上的严格对应，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邢公畹先生又继续使用找关系字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感到说服力不够强，因为别人可以说这些辛辛苦苦找出的关系字是借来的。

为了改变研究状况，许多著名学者都开始致力于寻找更为有

用的方法。严学容先生的词族比较法是通过对某一族词的同源比较,来说明语言间的发生学关系,这种方法对深化同源词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对应还不能构成严密的同源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邢公畹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系统地提出了“语义学比较法”,这是一种建立在原始“同音异义”关系上的研究法,如果一种语言里有一组原始同音异义字,另一种语言里也有跟它相对应的一组同音异义字,它们就构成了一组深层对应体系,在此基础上证明相关语言的同源关系。因此,用这种方法找出的证据是不易反驳的。本书将用这种方法对侗语和汉语的发生学关系进行证明。

我们力图通过本书的研究,提供汉语侗语有发生学关系的有力证据,为侗台语系属问题的最终解决尽一份力。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原始侗语声母构拟.....	(1)
一、侗语概说	(1)
1. 侗语声调.....	(2)
2. 侗语韵母.....	(4)
3. 侗语声母.....	(9)
二、原始侗语声母构拟.....	(13)
1. 唇音组	(14)
2. 舌尖中音组	(37)
3. 舌尖前音组	(72)
4. 舌面前音组	(88)
5. 舌根音组	(97)
6. 小舌音组.....	(112)
7. 喉音组.....	(122)
三、小结	(130)
原始侗语声母系统总表.....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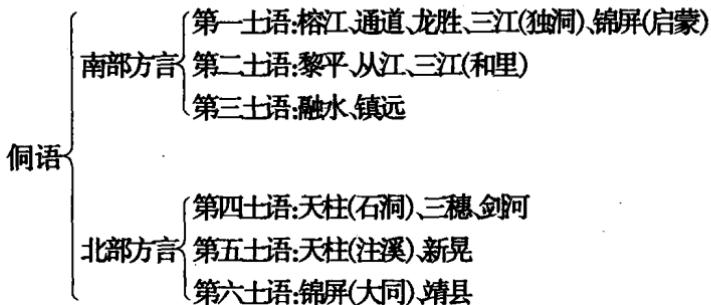
第二章 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	(132)
一、说明	(132)
二、汉语侗语语义学比较法试探研究	(133)
结语	(179)
主要参考文献	(180)
词目简表	(183)
汉藏语系语言鼻音韵尾的发展演变	(198)
论汉藏语系语言塞音韵尾的发展演变	(211)
后记	(228)
Abstract(英文摘要)	(230)

第一章 原始侗语声母构拟

一 侗语概说

侗语是一种古老而又很有特色的语言，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三省毗邻的二十余个县里。关于侗语的亲属关系，李方桂先生早在 1943 年写的《莫话记略》里，就指出它属于侗台语族侗水语支。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组织了有关人员对侗语进行了普查。在此基础上，经过分析比较，把侗语划分为南北两大方言，贵州省锦屏县清水江以南的侗、苗、汉族杂居区为方言的分界线。由于两方言之间有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间隔，彼此间来往少，方言间的差别大，用侗语会话较困难，往往要借用当地汉语进行交际；不过，方言内部的语音差别不大。根据各侗语点语音、语法及词汇的特点，南北方言又各包括三个土语：



经过比较,本书选用了八个点的语音材料作为构拟原始侗语声母的基础^①,它们分别是:

1. 章鲁(榕江),主要来源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编的《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2. 林溪(三江),来源于邢公畹先生所著《三江侗语》;
3. 滚贝(融水),石林、崔建新两位老师的调查材料;
4. 高稼(剑河),同3;
5. 高坝(锦屏),石林先生硕士论文《侗语南北方言音韵比较研究》;
6. 秀洞(锦屏),同3;
7. 启蒙(锦屏),同3;
8. 李树(新晃),笔者记录的母语。

此外,通道官团、团头及洞口县荔溪侗语也作为参考。这三个点的材料为石林先生和笔者调查所得。

1. 侗语声调

随着-p、-t、-k尾的全部消失,李树侗语只剩舒声调了,其余七个点的声调都是四声八调,只是各点在调值上稍有差异,具体为:

	A	B	C	D
	1 1' 2	3 3' 4	5 5' 6 6'	7 7' 7C ^② 7C' 8 8C
章鲁	55 35 22	33 13 31	53 343 33	55 35 323 13 22 31
林溪	55 35 11	33 23 31	53 453 33	33 23 55 35 31 11
滚贝	44 34 13	323 323 21	45 24 53 453 55 24 33	33 13 21
高稼	24 24 13	323 323 31	45 45 42 45 45 34	323 13 31

① 石林先生在《侗语方言土语的划分应作适当调整》一文中把锦屏启蒙区归为北部方言,理由是启蒙与其它北部方言点一样-k尾都已丢失。此书从其说。剑河高稼的语音颇具特色,因此也把它作为构拟的依据。

② “C”表示长元音调,如7C、8C等;没有别的标记的人声调则为短元音调。下同。

高坝	45	11	22	33	13	31	55	24	44	55	24	33	13	13	31
秀洞	13	22	42	323	23	212	45	24	44	55	24	33	23	31	23
启蒙	45	213	412	33	33	31	55	343	43	55	343	43	43	31	31
李树	55	13	13	33		22	55	24	31						

原始侗台语很早就已经是四个声调。由于清浊对立的消失，四个就变成了八个，这时侗语还没有从侗台语内部分化出来。长短元音的影响，又造成入声调的一分为二，使侗语的声调增加到十个；声母送气不送气对立的消失，使阴声调一分为二，从而使侗语的声调达到十五个，成为世界上声调最多的语言，其中入声的调值与相应的舒声调值相同，故可并为十一个调位。从本质上来说，现代侗语仍与侗台语诸亲属语一样，为四声八调类型。

在北部方言里，由于全部或部分入声尾已经消失，声调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入声尾消失后，一般并入调值相当的舒声调：

(1) 李树侗语-p、-t、-k尾全部消失。有的一个人声调分别并入了两个不同的舒声调，如8C调的一部分并入了4调，一部分并入6调；也有的2个或3个人声调并入一个舒声调中。下为入声归入舒声的情况简表(注：第一栏取自章鲁相应的调类)。

调类	8	7'	8	7C'	7C	8C							
调类	5		6			4	6						
例字	əən ⁵	+	tshən ⁵	七	θi ⁶	值	fə ⁶	发(信)	病 khî ⁶	la ⁴	蜡	ŋja ⁶	碱

(2) 高坝-k尾丢失后，入声调的主要去向为：7调并入5调，7C调并入3调，8C调并入4调，8调并入3'调，例如：

湿 洗(衣) 口,嘴 草鞋 喜鹊 火(灰) 泡沫 揪 白 六 萝卜
章鲁 jak⁷ sak⁷ ped^{7C} teak^{7C} eak^{7C} phuk⁷ pul^{8C} suk^{8C} pak^{8C} ljak⁸ pat⁸

高坝 ja⁵ ha⁵ pa³ ta³ ea³ pu^{3'} pu⁴ hu⁴ pa⁴ ljo^{3'} wa^{3'}

(3)秀洞-k尾丢失后,大部分7C调并入3调,7C'调并入3'调,8C调并入4调,还有部分7调不变,保持着独立的入声调值,例如:

	百	出	喜鹊	春米	撕	泡沫	捆	洗(衣)	湿
章鲁	pek ^{7C}	əuk ^{7C}	eak ^{7C}	sak ^{7C}	jak ^{7C}	puk ^{8C}	suk ^{8C}	sak ⁷	jak ⁷
秀洞	pe ³	əu ³	ea ^{3'}	sa ^{3'}	ja ^{3'}	pu ⁴	tsu ⁴	sa ⁷	ja ⁷

(4)启蒙侗话-k尾丢失后,7调变为5调,8C调变为4调(不送气声母也变为送气声母),7C调变为6调,8调变为4调,例如:

	场所	锈	洗(衣)	湿	六	萝卜	衣服	淡
章鲁	sek ^{8C}	jak ^{8C}	sak ⁷	jak ⁷	ljk ⁸	pak ⁸	əuk ^{7C}	sik ^{7C}
启蒙	se ⁴	ja ⁴	sa ⁵	ja ⁵	lhjo ⁴	pha ⁴	qu ⁶	si ⁶

2. 侗语韵母

侗语8个点的韵母排列如下:

章鲁话(55个)

a	ai	au	am	an	arŋ	ap	at	ak
			am	an	arŋ	ap	at	ak
əi	əu	əm	ən	ərŋ	əp	ət	ək	
e	eu	em	en	erŋ	ep	et	ek	
i	iu	im	in	irŋ	ip	it	ik	
o	oi	om	on	orŋ	op	ot	ok	
u	ui	um	un	urŋ	up	ut	uk	

林溪话(52个)

a	ai	au	am	an	arŋ	ap	at	ak
			am	an		ap	at	ak

	əi	əu	əm	ən	əŋ	əp	ət	ək
e		eu	em	en	əŋ	ep	et	ek
i		iu	im	in	ɪŋ	ip	it	ik
o	oi		om	on	oŋ	op	ot	ok
u	ui		un	uŋ		ut	uk	

滚贝话(56个)

a		əu	əm		əŋ	əp		
	ai	au	am	an	əŋ	ap	at	ak
	ái	ău	ăm	ăn	ăŋ	ăp		ăk
	əi	əu	əm	ən	əŋ		ət	ək
	ĕi	ĕu						
e		eu	em	en	əŋ	ep	et	ek
i		iu		in	ɪŋ		it	ik
o	oi		om	on	oŋ		ot	ok
u	ui		um	un	uŋ		ut	uk

高稼话(66个)

a	ai	əu	əm	ən	əŋ	əp	at	ak
	ai	au	am	an	əŋ	ap	at	ak
	əi	əu	əm	ən				
e		eu	em	en	əŋ	ep	et	ek
i		iu	im	in	ɪŋ		it	ik
		iu	im	in	ɪŋ	ip	it	ik
o	oi		om	on	oŋ	op	ot	ok
u	ui		um	un	uŋ	up	ut	uk
	ui		um	un	uŋ	up	ut	uk

高坝话(29个)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əi	əu	əm	ən			
e		eu		en			et
i		iu		in			it
o	oi			on	oŋ		ot
u	ui			un			ut

说明：

1.-k尾已经全部丢失：e-.i-元音后的-k变为-t尾；其余成了开音节，例如：

	百	拍	阳尘	踢	白	泡沫	泼
章鲁	pek ^{7C}	phek ^{7C}	ŋik ^{8C}	thik ^{7C}	pak ^{8C}	puk ^{8C}	phok ⁷
高坝	pet ^{7C}	pet ^{7C}	ŋit ^{8C}	tit ^{7C}	pa ⁴	pu ⁴	po ⁵

2.部分-p变成了-t尾，例如：

	缝	火钳	接(东西)
章鲁	tip ^{7C}	nip ^{7C}	sip ^{7C}
高坝	nɛt ^{7C}	nɛt ^{7C}	hit ^{7C}

3.部分-t尾变为-n尾，例如：

(蛇)脱(皮) 星星

章鲁	thot ^{7C}	nat ⁷
高坝	ton ⁵	.nən ¹

秀洞话(37个)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əi	əu	əm	ən	əŋ		
e		eu	em	en	eŋ	ep	et
i		iu	im	in	iŋ	ip	it
o	oi			on	oŋ		ot

u ui

un unj ut

说明：

1.-k尾全部丢失：部分变为-t尾，其余成了开音节，例如：

笛子（用）手（弹）百 客人 白

章鲁 tik^{8C} kwek^{7C} pek^{7C} qhek^{7C} pak^{8C}

秀洞 tit^{8C} pit^{7C} pe³ khε³ pa⁴

2. 部分-p变为-t尾，有些成了开音节，例如：

捧（起来）冬瓜 叠 钝

章鲁 qhup^{7C} t⁷up^{7C} təp⁷ təp⁸

李树 khut⁷ t⁷ut^{7C} tha⁵ ?a²

3. 部分-t尾变成了-n尾，有些成了开音节，例如：

（蛇）脱（皮）星星 锯 刮（毛）

章鲁 thot^{7C} nat⁷ qat^{7C} kwet^{8C}

秀洞 ton⁵ nən¹ ?ai⁵ kwa³

启蒙话(37个)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əi əu əm ən əŋ əp

e eu en ep et

i iu im in iŋ ip it

o oi on oŋ op ot

u ui un unj ut

说明：

1.-k尾已经全部丢失，除个别变为-p、-t尾外，都成了开音节，例如：

踢 （用）手（弹）睡 冷 读

章鲁 tkik^{7C} kwek^{7C} nak⁷'ljak⁷' tok⁸